

舒同 著

你

能

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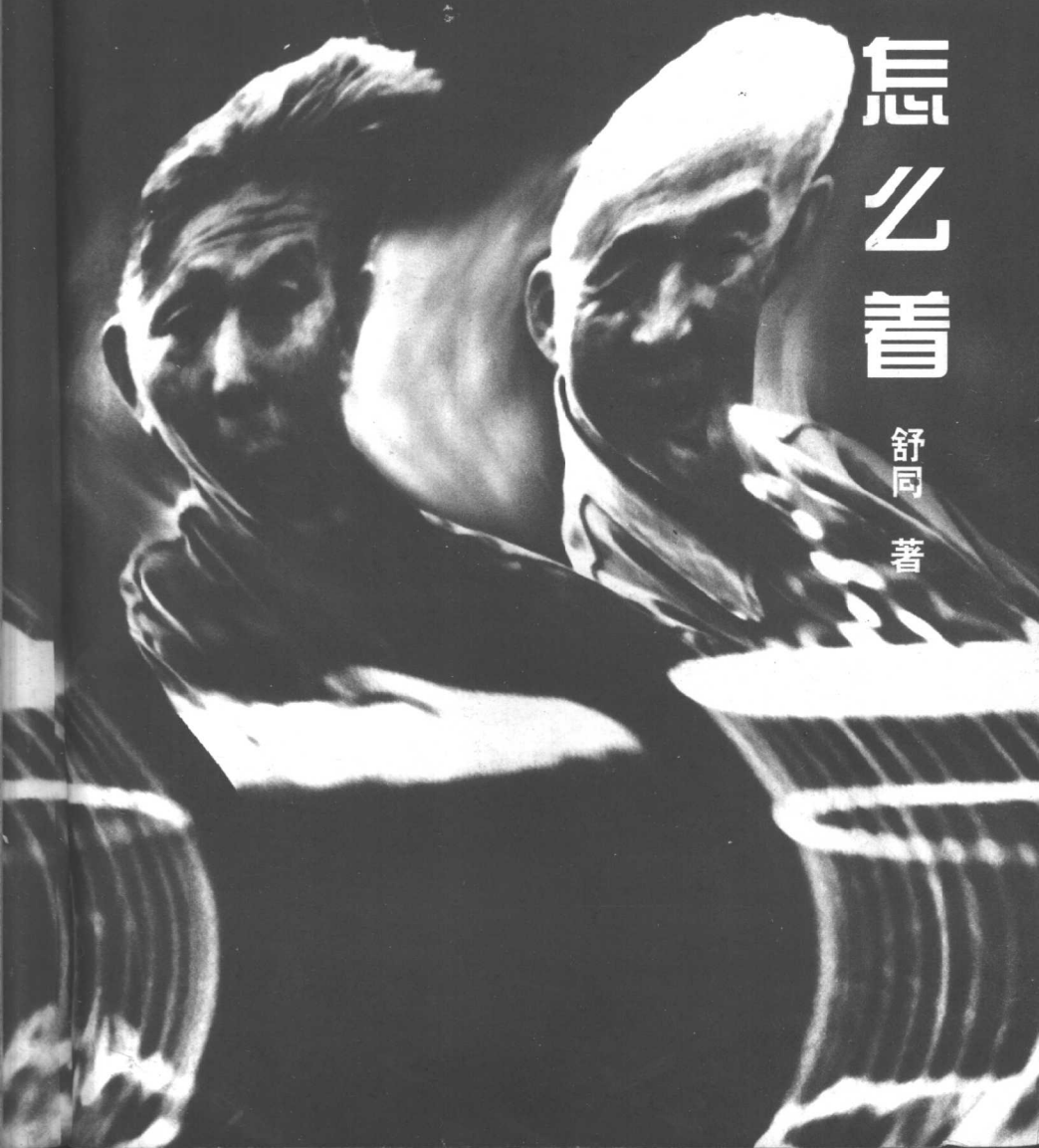
么

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你能怎么着

舒同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能怎么着/舒同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6.6

ISBN 7-80094-291-0

I.你…

II.舒…

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07021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)

邮编:100009

北京市通县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 字数 324 千字 插页 2

1996年6月北京第1版 199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2200册

定 价:19.80元

并非穷凶极恶横得要命，只因存着太多本不该没救，却终于还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
有的人想怎样却不能怎样；不想怎样还偏就怎样。

就这样走了一过儿，方知其中味道。

面对这一切，你又能怎么着呢？

可爱可恨、可笑可怜、可悲可叹的人
啊……

ABH/100/06

1

呼尚仁游泳时总爱露出半拉屁股，而且是多半拉。

可惜，他并不是个青春少女，搞不懂艺术体操，也练不了健美，更学不来时装模特儿。

他是一位六十出头儿的老人家，浓眉大眼，鼻歪嘴斜，秃秃的脑袋，一身黑黝黝的肥肉。

他爱游泳是真的，他泳技不错——别人都这么说——好露也是真的。

他常去露的地方是一个自然公园儿，离他家只有几步远。

公园南侧，是一汪小湖，看上去蛮可爱。湖的南岸，十几米外便是一条说宽不宽说窄不窄的马路；马路上的人，自然也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马路南边儿一字排开三所学校，一所小学，一所中学，一所大学。加在一块堆儿，学生可就海了去啦。

呼尚仁认为，甭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，男的全傻得厉害，女的则都怪可爱。

早晨，他先在公园儿里——也就是湖北岸的某处——打打拳、遛遛鸟儿。约摸到了六点四十五分的光景，他便悠悠然踱到南岸去，脱了衣服，露了屁股，准备游泳。

这个时候，马路上涌来一群群的学生，再加上上班儿的，最热闹不过。

从湖岸到马路的这十几米内，几乎看不见什么花草树木，虽然也不能说一点儿没有。

呼尚仁旁若无人地在透明的空气里露着，感觉很是快乐，简直可以说是快乐无比。

在这段儿大好时光里，他并不正经游泳，而是窜上跳下地瞎折腾，尽情展示自己的……风采。

老当益壮。虎老雄心在。不知是形容什么。

偷眼望去，如能发现几个红着脸笑骂的娇俏女生，呼尚仁便会铁定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人，立时死了也没多大妨碍。

这样折腾到将近八点钟，马路上清静下来了，他肚子也饿了，便穿上衣服去吃早点；然后回家睡个回笼觉儿，起来拾掇拾掇花儿什么的。

看看过了十一点，赶紧再填巴点儿东西，就又奔了湖南岸。

脱了衣服，刚好儿是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——放学了。

呼尚仁又开始扭腰摆膀，窜上跳下。

等人散净，他如果兴致好，便不回家，索性在岸边儿的太阳地儿里睡大觉儿——下午上课铃儿打响后才收工。

赶到三、四点钟儿，又该放学了，他要是有力气，就再去露一阵儿。

以上说的是夏天的情状，若换冬景天儿，他便只敢折腾一起儿——从中午放学到下午上学。

呼尚仁身体贼棒，是冬泳好手儿——老哥儿几个都这么说——要想在女娃娃跟前儿显摆腩子，也须真有两下。

呼尚仁威震方圆几里地。无论是冬泳还是露屁股，老少爷们儿全不是个儿。除去露之外，呼老爷子还有其它表现

——游完泳上得岸来，若见路过单身女士，便经常会兴致大发，并不背人坦然小便，吓得人家仓皇奔逃。

曾经有过一位胆儿大的小姐，快步走出十来米后侧过脸儿来朝呼尚仁喊：“你这人也太不像话了！讲点文明好不好？！”

呼尚仁来了精神儿，理直气壮地应道：“我怎么不像话了？怎么不文明了？”指指面前那些比草粗壮不了多少的枝条儿，“这不是有挡头儿嘛！”

“你自己看看，那能挡住什么呀？！”小姐非常气愤。

呼尚仁则笑嘻嘻的：“这么说你都看见啦？别人怎么都没看见？这只能说明你心术不正。”

小姐红了脸：“你！……你老不正经！”

呼尚仁跨上一步，“你是想我对你不正经？”

小姐对敌不过，挥着眼泪儿跑走了。

呼尚仁哈哈大笑，过瘾之极。老哥儿几个也过来一起笑。

您说了，他总这么着就没人管管？

他老伴儿头二年过世了，小子在公司当大老板，忙着做生意；闺女嫁了个好人家儿，忙着过生活，都难得回来一次，所以家里只剩他一个人，谁去管他疯不疯。

平时一块堆儿混着的老哥儿几个，又都怀着“我们自己虽然不敢，却有人替我们做了”的心思，非但不劝着呼尚仁，反而给他喊好儿助威，若有外人来管，还要帮他说话甚至骂架。

三所学校的师生，经常从此路过的行人，都知道湖边儿有个挺那个的疯老头儿。但是呼尚仁又没做出什么天大的事情，他们也不好把他怎么样，顶天儿了不过是告到附近的派出所。

不巧得很，片儿警们有的是呼老爷子的侄孙辈，受过大公

子呼大老板的打点，叫好好儿照顾老人家，所以，也不便说什么的，反正没杀人放火。

最后尾儿，倒是居委会的几位老大妈，厚着脸皮去找呼尚仁谈话，拐弯儿抹角儿地说。

呼尚仁听了半晌，总算明白了她们的来意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大事儿，原来为这个！眼下这帮女娃娃可真要不得，自己多不要脸的事儿都做得出，却又假惺惺地来难为我一个孤老头子，真让人又好气又好笑！咱们住街坊有多少年了？你们还不了解我？怎么反倒听外人瞎咧咧？请问几位老姐姐，我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或是把哪个小骚货领家来了？”

老大妈赶紧又是赔笑又是摆手。

呼尚仁清清嗓子，续道：“我全可以做她们的爷爷，到底怕什么的嘛！我活到这把年纪容易吗？就不兴随便点儿？你们不妨回家打听打听，看看你们掌柜的比我怎么样！我们老哥们儿的事儿，你们老娘们儿家的最好还是少管！”

老大妈们的老脸上泛出青春的血色，皱纹儿里渗出青春的甘露，互相瞅瞅，预备撤退了。其中一位却还不甘心：“他呼大爷，咱旁的就不说了，只是……您以后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儿，就在湖里解手儿不好吗？我听说其他人都是这么干的……”

呼尚仁脖子一梗：“这种污染水源的事情我姓呼的宁死也不做！”

“那，那您在岸上……就，就不算污染环境？”

“我那是给树木施肥，非但无罪，而且有功！”

又战数合，老大妈们终于不敌，悻悻然告退。

呼尚仁倒是客客气气地送她们出去，临分手时还对她们说：“几位老姐姐的敬业精神实在让人感动。这么着吧，我总

不能让您几位空跑一趟——以后我游泳前尽量少喝水，成不？”

老大妈们立刻眉开眼笑，谦虚的谦虚，道谢的道谢，称赞的称赞，谁也不愿意跟街坊搞坏关系呀，心下确实挺高兴——总算尽了心，总算有了收获——踏着轻快的步伐去了。

打这儿以后，呼尚仁不把水灌到喉咙口儿决不去游泳。

这位呼老爷子挺让人没脾气的，您说是吧？

2

咱现在说的，正是夏景天儿的事儿。

差不离儿吧，最热的日子已然来到。

这天黄昏，呼尚仁无精打采地离开湖边儿往家走，浑身不舒服——一连好几天都没等到什么学生，他终于确信学校已经放假了。

散装不如整装，零卖不如批发，没意思得紧，不过瘾得紧，他应该打不起精神。

另外一个，时下几乎每个人都露胳膊露腿儿，游泳的也猛增，到处都是白花花一片肉，他的光屁股便不太显眼了，他应该憋气。

呼尚仁一路走一路嘀嘀咕咕，盼着早日开学。到了那时节，各方面的情况都会明显好转的。

他家在公园儿东侧，隔一条小街就是。密麻麻一片平房，有成院儿的，有论排的，也有说不出形状的，想怎么着便怎么着，自自然然，坦坦荡荡。

这里是老区，发展缓慢，平房大都没拆。放眼观瞧只有公园儿西侧是一片高层住宅楼，其它方向的高层建筑则零零落落。

住平房多舒服，抬脚就出门儿，方便之极，磕头打脑儿地总会碰上街坊邻居，透着热闹。能不拆就不拆吧，至少我入土

之前别拆。呼尚仁这么想。

西北角儿临街的房子呈排状，约有七八排，每排两三户人家儿。为安全起见，排与排之间砌了围墙，不能直接进去。

呼尚仁就住在第三排东头儿。

他横过小街，进了胡同儿，走出一排房子的距离再往左手拐；经过第三排时只歪头儿看看，并不往里去，而是接着往后走，一直走到后一排，再左拐，奔向最把头儿把角儿的那户人家儿。

紧西头儿这家儿姓董，掌柜的老董头儿半年前撒手去了，撇下一个叫秦桂的寡妇。这秦桂五十多岁年纪，也已经退休，满心打算和老伴儿相扶相帮，多享几天福儿，不料想天不遂人愿。

秦桂哭死过去几回。现在，老董头儿过世虽然已经有日子了，她依然郁郁寡欢。

老董头儿生前和呼尚仁是一个厂子的，对呼尚仁多有照顾，退休后一起遛过鸟儿，一起游过泳，只是没一起露过屁股。总之，和呼尚仁的关系还算不错。

对于老董头儿的死，呼尚仁并不感觉多么悲哀——人老了总会死，很正常的事情，虽然老董头儿也确实快了些，突然了些——反倒不知怎么的有一丝丝高兴在心里。

呼尚仁的那股邪劲儿大家都是知道的。

我这里孤了两年，她那里就又寡了一个……老董哥待我确实不错，死了死了还办了件大好事儿……

但是，呼尚仁说他并没多想什么。

看到秦桂念念不忘老董头儿，呼尚仁大为感动，凭添一段儿心事。

老董哥生前待咱不错，咱可不能忘恩负义，一定要替他照

顾好秦大妹子！呼尚仁沸腾着满腔热血，问心无愧地去关怀秦桂。

他只要想起来，就跑过去坐一会儿，也不管人家烦不烦，更不管别人当面儿挤眉弄眼儿背后指指点点——他屁股都敢当众露出来，又会怕些什么呢！

这不是，今儿个他就又去了——在门外喊一嗓子，便掀起竹帘儿闯进屋儿去。

屋里只有秦桂一个人。他知道只有秦桂一个人。

老董头儿和秦桂的大儿子早年夭折，就不说了，二儿铁亮和三儿子浩昌可都是好好儿的，早已成家立业生了儿子，虽说没发什么大财，听说小日子过得也挺红火。

他们哥儿俩都在外单过，一星期回来一次就算好的。亲爹死了也就死了，只剩下一个亲娘便更加不放在心上。

秦桂总是孤零零一个人，呼尚仁真恨不得……

看见呼尚仁来了，秦桂略略皱一下儿眉，赶紧站起身，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，轻声道：“哟，呼大哥来啦，快坐。”

这秦桂虽然年轻时也不见得怎么漂亮，却有一样儿好处——老了老了皮肤依然出奇地白，一般的大姑娘全比不上；一白了就显得细嫩，就显得水灵，就……

更招人爱的是，她不论对谁，态度总那么温和，性子极好，又很能干，甭管什么活计，都做得又好又快。身子骨儿也硬朗，长得个不胖不瘦，看着就清爽……

女人最重要的绝对不是脸蛋儿漂亮，远远不是。呼尚仁非常佩服老董头儿的眼力，继而羡慕他的好福气，自己那去世的老伴儿，除去脸蛋儿之外，没一样儿比得上眼前的这位秦桂——唉，瞧这一辈子过的！当初自己可真是……晚啦晚啦，什么都晚啦……真的吗？

呼尚仁愣愣地看了秦桂几秒钟才应道：“啊？噢噢……我，我从街上回来，顺便看看你……”

他似乎忘了，去谁家都可勉强攀得上顺便二字，唯有地处死角儿的老董家不成，但他并不在意。

秦桂自然也不好太在意，脸上只淡淡地红了红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哥了，最近这些日子总这么照应着我，咳咳……”

“嗨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，瞧你见外的。”说着话呼尚仁便老实不客气地坐下了。

秦桂要去沏茶，呼尚仁拦住她：“你别忙，咱说说话儿，不然我就走了。”

秦桂也嫌沏茶麻烦，但看见呼尚仁一脸一身的汗，又过意不去，便端来碗冰凉凉的绿豆汤。

这回呼尚仁没推辞，接过来就喝，喝得还挺香。

秦桂自己也盛了一碗，两个人一边儿喝着绿豆汤一边儿有一搭无一搭地拉着话儿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呼尚仁屁股上像长了钉子，毫无挪动的意思。

秦桂几次看表，用意很明显。

总假装看不见也不成，呼尚仁说道：“对了，他秦大妹子，你是不是该弄晚饭了？没关系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，咱都是自己人嘛。”他今天兴致极高，实在不想走，只好把露屁股的劲儿使出来。

秦桂忍不住道：“他呼大哥，您还是像以前那样儿喊我董嫂的好……”

“你、你别多心，我没、没别的意思……”呼尚仁脸上有些发烫，幸亏本就黑紫，倒是看不出颜色上有什么变化，“我、我是想，老董哥已经走了这许多工夫儿，再喊你董嫂董嫂的怕不

好……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？老董走了我也是他的人呀……”说着话秦桂的眼圈儿红起来。

呼尚仁仍不知进退：“你是老董的人这不假，但我想他大概也不会乐意让你一个人过苦日子吧？现而今时兴什么黄昏恋，难道说你就真没什么想法儿……？”

“呼大哥！……”秦桂涨红了脸，抬手揉揉眼睛，“实话对您说吧，我这辈子为老董守定了！不信您瞧着！”

呼尚仁这才回过神儿来，不免尴尬万分。但他丝毫不怪秦桂给自己没脸，只怨自己太性急。多让人疼的一个可人儿！如果我跟老董哥换换该有多好！当死鬼也值啊！

秦桂见他臊眉耷眼地不再胡说什么，心中稍定。

静默片刻，呼尚仁才道：“他、他董嫂，你千万别多心，我是好意……”

见他软了，秦桂语气也和缓下来：“这我知道，多谢呼大哥了。”

呼尚仁却也不甘心就这么走掉，又说：“好了，你赶快弄饭吧。”

秦桂抬头看看他：“我不饿。”

呼尚仁接着赖：“你总这么不正经吃饭可不好，瞧你现在清减的，九泉之下的老董哥知道了，一定不开心。你如果懒得动，我帮你做。你这儿有切面吗？挂面也行啊，我煮面条儿拿手儿。”

秦桂想跟他急，又不好意思，心中暗叹一口气，只好说：“不用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正好儿，您也一起吃了吧，省得回家再做。”

今几个有进展！呼尚仁强忍住心中的欢喜，推辞道：“不

不不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！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。”身子却纹丝不动。

秦桂无奈，强打精神往厨房走：“您别客气，这就得。不过，我这儿可简单。”

呼尚仁高声道：“您这才是客气！简简单单最好！”

秦桂心中烦乱又委屈，这算个什么事儿呢！手颤得厉害，想拿锅做水，却把锅抖到地上，哐唧唧一通儿乱响。

“怎么啦？要我帮忙儿吗？”呼尚仁起身往厨房走。

正在这时，屋儿外有个女人喊：“秦姐！快别动家伙儿。我们那儿得了，过去一起吃！”听声音像隔壁老徐家的内掌柜那兰红。

秦桂家的厨房两面儿开门儿，一通屋儿里，一通外面儿，呼尚仁和那兰红几乎同时掀帘儿进来。

那兰红一愣：“呼大哥也在这儿？”

呼尚仁赶紧笑应：“是啊，我过来瞧瞧董嫂。”心想要坏。

“那正好儿，您跟秦姐一起过去，我们准备的有富余。”那兰红又笑着转向秦桂，“瞧瞧，我来得刚好儿，是不？”

秦桂心中暗喜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刚要做水煮面……那姐，谢谢您跟徐师傅了，今儿就算了吧，平时总麻烦你们……”

隔壁的徐步迟那兰红两口子怕秦桂一个人不好好儿吃饭，另外也怕她太孤单，便隔三岔五地把她请过去一起用饭，聊聊天儿。徐家人口儿多，老少三代住在一起，总是热热闹闹的。

那兰红进来一看这情形，便明白是呼尚仁又来烦秦桂，更要替她解围：“秦姐你这是哪儿的话，什么叫‘总’啊？今儿个是礼拜六，这才过来请你的嘛。咱们谁跟谁？就别客气了，赶紧过去吧，都等着呢。”

秦桂膘一眼呼尚仁：“可是，他呼大哥饿了，我正要招待他呢，这……”

那兰红扭头儿看呼尚仁：“我刚才不是说了嘛，一起过去，呼大哥你也千万别客气！”

呼尚仁实在想跟过去，但这么着也未免有点儿太那个，忙恨恨地赔笑道：“谢了谢了，改日再去麻烦你们吧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家里还有不少剩菜剩饭，再不打扫掉就扔的过儿了……回见回见！”说完话掀帘儿出去了。

那兰红在他背后喊：“怎么走啊呼大哥？您也太见外了！”

秦桂也嚷：“呼大哥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啊！”

两个老女人相视而笑。

“别客气！”呼尚仁灰溜溜往家赶。刚才那个老俏妞儿为什么要当着别人的面儿说我饿了什么的？这不是成心挤对人嘛！嗯，这白老婆儿还真是有点儿意思，弄得咱心里更痒了！不着急，慢慢儿来，今儿个过去还有明日，我早晚……

看见呼尚仁走远，那兰红埋怨秦桂：“你也太好欺负了！干嘛要留他吃饭？”

秦桂摇摇头：“他赖着不走，又说要去给我做饭吃，你让我怎么办？”

“要是你自己拉不下来脸跟他急，回头让铁亮和浩昌去吓唬吓唬他，没准儿管用。”

“可是，这种事情怎好大声儿嚷嚷呢？本来没什么事儿的，回头再……而且，他儿子是大老板，有的警察也跟他亲厚，咱斗不过他的……”

那兰红也没了主意，想了想说：“好在他这人虽然疯疯癫癫，倒也闹不出什么大事儿。你别怕，以后他要再来纠缠，你就说我约你有事儿，赶紧到隔壁来，让他吃几回瘪，兴许就不

来捣乱了，你可要硬气些，不然自己吃亏！”

秦桂点头：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……亏得有你跟徐师傅这样儿的好街坊……”

“嗨，瞧你客气的！快走吧。”

“不，我今天真的很累，就不过去了。”

“你这人真没意思，跟我们还装什么假！”

“不是装假，总这么打扰你们，我心里确实过意不去。你放心，我一个人能成的，以后不要总过来喊我，如果有事儿，我自然会过去找你们……”

“你这么着不对！”

“就算是我不懂事儿吧，那姐您多包涵。”

那兰红好似要哭：“我请不动你，回去要挨老徐骂的。”

秦桂也好似要哭：“我不信。”

“你忘恩负义！”

“我不知好歹！”

那兰红去拉秦桂，秦桂一侧身儿闪开。

那兰红甩甩手：“那好，咱这么多年的交情算是完了！从今而后，咱谁也甭理谁！”气鼓鼓儿往外走。

秦桂想去拉她，但终于没有伸出手，任由她出去了。

秦桂默默地回到屋里，坐在床沿儿上，一动不动，眼看着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。

她很怕隔壁再过来人，时刻准备着抵抗。慢慢地，天空全黑下来了，仍然没有动静。

秦桂终于松一口气，同时也有一些失望：他们一家儿人都很厚道，不会真生气的吧……

欢声笑语隐隐约约从隔壁传来。没准儿是在商量小龙的婚事？